

史上 最牛的 名嘴们

翟建波 张礼智等◎著

ShiShang ZuiNiu De
MingZuiMen

中国说客传奇

群雄逐鹿，烽烟四起，一介之士，纵横捭阖，
折冲樽俎，谈笑间，翻云覆雨，乾坤扭转。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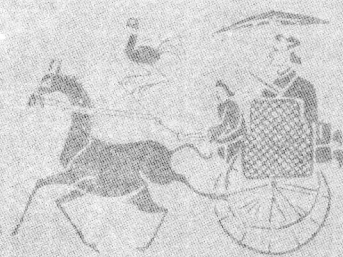
史上 最牛的 名嘴们

翟建波 张礼智等◎著

ShiShang ZuiNiuDe
MingZuiMen

——中国说客传奇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上最牛的名嘴们:中国说客传奇/翟建波,张礼智等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0.8

ISBN 978 - 7 - 216 - 06423 - 1

I. 史…

II. ①翟…②张…

III. ①政治—谋略—中国—古代—通俗读物

②古代史—中国—通俗读物

IV. ①D691 - 49②K2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8301 号

史上最牛的名嘴们——中国说客传奇

翟建波 张礼智等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17.5

字数:268 千字

插页:1

版次: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6423 - 1

定价:29.8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前言

如今人们习惯将能说会道的人称为“名嘴”，诸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、律师、演讲家、教师等等。我国历史上也有名嘴，其典型代表就是那些“以三寸不烂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”的说客。今天的名嘴，较之史上的说客，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“说客”之“说”，读为“shui”（税）。

“说客”，《辞源》释作“游说的人”。《辞源》又释“游说”为：“战国时策士周游各国，向君主陈说自己的政见或主张，称为游说。”每当人们谈起“说客”，脑海里首先出现的便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苏秦、张仪等人的形象。这种印象是有历史依据的。严格地说，真正的或者说狭义的“说客”只存在于我国战国时期，特指战国游说之士。

“说客”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“士”阶层的一种成分，“说客”的出现应当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去了解。战国时期，礼坏乐崩，诸侯混战，“邦无定交”，强者争霸而弱者图存，外交成了诸侯最重视的大事，为说客提供了发言的机会。诸侯争雄需有才智之士辅佐，各国君主普遍尊重人才。得一智者，强于百万之师，唯才是尊，成为一代风尚。有才进而有功者，往往位极人臣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加上当时君臣关系

较为随便,出现了“士无定主”的新道德观念。君主择臣,臣亦择君。说客待价而沽,君主识货而购,就好像做买卖,讲究公平情愿,交易成是君臣,交易不成为路人。因此,战国时期游士辈出,游说盛行,出现了以游说为职业的“专职说客”,如人所共知的苏秦、张仪等。他们大都出身低微,举其最著者,张仪“贫无行”,人尝疑其盗璧(《史记》本传);范雎“家贫无以自资”(《史记》本传);苏秦更感叹过:“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,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?”(《史记会注考证》)他们往往自称“贱人”、“鄙臣”、“微芥”、“羁旅之臣”,“释本而事口舌”,但实际上是有独立人格的士,他们凭着自己的才能,以“三寸不烂之舌”游说诸侯,谈笑之间,翻云覆雨,左右时局,深得各国君主宠爱。他们像做买卖者,周游列国,寻找识货的君主,此国得不到重用,彼国或许能够成功,你合纵,我则连横,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活剧。至于像鲁仲连那样以道义为依归,为人排忧解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义士,则是说客中的“另类”,足可使人敬仰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,结束了战国时代。秦行暴政,王朝短命,天下重新陷入大乱之中。刘邦、项羽等各路豪杰逐鹿中原,战国游说之风影响仍存,又产生了郿食其、蒯彻等专事口舌的说客。实际上他们仍属于战国说客范畴,只不过是流风余韵而已。

秦汉以后,封建专制逐渐形成,中央集权,一统天下,说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。代表大一统“秩序”的统治者对于作为社会游民的职业说客是视为离心力的。以封建正统卫道士著称的荀悦在《汉纪》中说得很明白,包括“游说”在内的“三游”是“乱之所由生焉”。荀悦说:“饰辨词,设诈谋,以要时势者,谓之游说。”已经是很鄙夷的口气了。一度播弄风云的“说客”几乎

销声匿迹。但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，还是常常用游说作为一种手段。所以后世之所谓说客，并非一种职业，而不过是临时奉命为他人游说的人。换言之，作为游士的说客发生了一种变化，由先前无根的“游士”消融和依附于一定的政治势力，成为一定政治集团的成员，春秋战国时的那种类型的说客不复存在。

纵观历史，无论是狭义的说客，还是广义的说客，都产生于天下混战时期，如荀悦《汉纪》言，“生于季世，周秦之末尤甚焉”。不唯战国如此，中唐如此，民国亦如此。在古代中国，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易分，而分合则需政治军事并用，游说作为一种政治手段，当然成为统治者的有力武器，说客也就应运而生。

有一个成语“谈何容易”，原指古代臣下向君主进言很不容易。说客劝说的对象是大人物，大人物各色各样，说服他们也是十分不易的，可谓“说何容易”。战国说客为了说动各国君主，把游说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，拜师求教，刻苦攻读，苏秦引锥刺股便是显例。至于说客的作用，我们不妨引用一点材料来说明。与孟子同时代的人景春曾这样估计苏秦、张仪这类人物的作用：“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近人李宗吾在《厚黑学》中也写道，韩信之死在其未曾听蒯通（即本书蒯彻）的话，真是咎由自取。（很有意思的是，李宗吾《厚黑学》中一个解剖典型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说客苏秦，读者可参阅。）当然说客不是万能的，主要还是取决于被游说者对自身利害的考虑。苏秦、张仪同时以相反之言游说诸国，皆能成功，就是抓着了利害点。李宗吾说：“苏秦说六国联盟，从日后大利害立论。张仪解散联盟，从目前小利害立论。”这不是皮相之论。

历史上成功的说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：一是审时度势，从被游说者利害立论，分析天下风云变幻，使被说者产生求胜欲或危机感，从而达到唯游说者言是听的目的。二是善言善辩，有极好的口才。三是能察言观色，迎合被说者的心理。晓天文，知地理，了解历史发展趋势，这是游说成功的前提；引经据典，逻辑严密，口若悬河，这是游说成功的重要手段；而掌握被说者的愿望和要求，纸上谈兵而使被说者获得理想中的胜利，则是游说成功的关键。

关于说客，我们原想说得更多一点，但那样不免越俎代庖，我们咀嚼过多了之后反而失了味道，那么不说也罢，只请你打开本书，见仁见智，就全在你了。

● 利口巧辞变五国

——春秋子贡 /1

● 机智权变 并相六国

——战国苏秦 /17

● 弟承兄志 名显诸侯

——战国苏代、苏厉 /41

● 忽悠鼻祖大忽悠

——战国张仪 /68

● 外交高手谄游说

——战国陈轸 /93

● 巧舌如簧大辩才

——战国范雎 /117

● 宁蹈东海不帝秦

——战国鲁仲连 /140

利口巧辞变五国

——春秋子贡

传说孔夫子有弟子三千，其中有七十余人是称得上高徒的贤人。高徒中评德行，以颜回为首；论政事，当季路为能；谈文学，推子游居上。而子贡则以能言善辩在诸弟子中独树一帜。司马迁在给子贡立传时，用“利口巧辞”四字来概括他的特点。子贡善于察言观色、因势规说。这一点孔子也是非常清楚的，比如有一次孔子故意把子贡与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相比较，问子贡：“你认为你和颜回谁更强一些呢？”子贡立刻答道：“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提并论？颜回闻一以知十，我只不过闻一以知二。”这种回答说是谦逊，其实里面还含有“虽然颜回聪明，可我子贡也不笨”的意思。子贡的回答可谓无懈可击。

尽管他有时对这个嘴巴不饶人的学生也颇有些揶揄，然而，知人善任的孔子，并不是将其黜而不用，而是放手让他发挥特长，使之在纷纭多变的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活剧。

才思敏捷 言语称时

子贡，姓端木，名赐，卫国人。比孔子小三十一岁。子贡年轻时游学鲁国拜孔子为师。子贡才思敏捷、性格外向、能说会道，在其师兄弟中显得出类拔萃。

子贡曾问老师如何治理国家。孔子答：“增加粮食，加强军备，让老百姓信任政府。这三条是最重要的。”

子贡又问：“如果迫不得已，要在粮食、军备和人民的信任这三项中去掉一项，该去哪一项呢？”“去掉军备。”孔子的回答毫不犹豫。

子贡再问：“如果迫不得已，还要在剩下的两项中去掉一项，该去哪一项呢？”孔子道：“去掉粮食。因为没有粮食，大不了死亡，而死亡自古难免。而如

果没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,那么即便有粮食和军备,国家也难立起来。”

子贡与老师还有一段很投机的交谈。这次谈话对子贡影响很大,使他在出使五国时,能坚定不辱君命的信念。

子贡问:“怎么样才可以算够得上‘士’的标准呢?”孔子回答:“自己的行为有一定道德规范,出使别国,能很好完成君王的使命,这便可以算做‘士’了。”“那么次一等的呢?”“同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,乡里称赞他恭敬尊长。”“再次一等呢?”“说话算数,行为坚决。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呀!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‘士’了。”

提出这样的问题,子贡自然有他的目的:他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行为规范。这次谈话结束时他又问老师:“那么现在这些执政的人怎么样呢?”孔子道:“这班器识狭小的人还值得一提吗?”

子贡喜欢对别人评头论足。有一次遭到孔子的反唇相讥:“子贡啊,你就很好了吗?我可没这闲工夫!”但是,子贡品评人物往往比较客观。例如商纣王是个人人都骂的暴君,可子贡却说:“商纣王虽坏,但不像现在传说的那么厉害。所以君子憎恨居于下流,一居下流,天下什么样的坏名声都会集中在他身上了。”

孔子批评子贡,意在提醒他:说多了不好,关键在做。子贡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算作君子。孔子答道:“对于自己要说的话,先实行了,再说出来。这可以说够标准了。”

然而,孔子又经常称赞子贡有主见。孔子有一次看到唯唯诺诺的颜回和侃侃而谈的子贡,大发感慨道:“颜回的学问、道德是很不错,可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。子贡这家伙不安本分,经常出去囤积投机,经商做买卖,竟然每每能把事办成。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孔子对子贡的评价一向很高。鲁哀公时期,鲁国政坛上最有权势的人物季康子曾与孔子谈论他的弟子们。提到子贡时,季康子问:“可以让子贡治理政事吗?”孔子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子贡豁达大度,机敏过人,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?”

子贡说话颇有些幽默,驾驭语言可谓轻车熟路。孔子曾被终日游说拖得疲惫不堪,一次,满腹牢骚地说:“我不想再说什么了。”从行的学子们面面相觑,都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见子贡站起来道:“老师,您怎么能不再说话呢?您若不说

话,那我们给别人传述什么呢?”一句话,竟把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。

子贡不仅能说会道,富于严密的逻辑思维也是他的一大优点。他经常和师兄兄弟一起谈笑风生,而又往往或以妙语惊众,或以机敏过人的推论,使师兄们自叹弗如。

一次,他和冉有在一起谈到了卫国国君的事。卫灵公时立了太子蒯聩,但蒯聩因为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,不得不逃到晋国。不久,卫灵公一命归天,太子不在国内,卫灵公的孙子辄被立为国君,即卫出公。这时,晋国的赵简子便派兵把蒯聩送回国,与卫出公辄争国君之位,借以控制卫国。卫出公当然不答应,便发兵抵御晋军,拒绝蒯聩回国。

冉有正就此事和子贡谈论:“子贡,你说我们老师欣赏卫君吗?”子贡听后,道:“嗯!这个问题,我得问问他。”子贡进到孔子屋子里,并不提卫出公的事,却问道:“老师,伯夷、叔齐这两人怎么样呢?”孔子道:“是古代的贤人。”子贡又问:“他们两人互相推让,都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,结果都跑到山里躲起来。是不是后来又后悔了呢?”孔子道:“他们求仁德,便得到了仁德,有什么怨悔的呢?”

听到这里,子贡走出来,对冉有说:“老师很不欣赏卫君。”

子贡得出这个结论,可能令人大惑不解。子贡的逻辑是这样的:蒯聩和辄是父子关系,你却争我抢,为争夺国君位置,大打出手,和伯夷、叔齐两兄弟互相推让,而最终抛弃君位相比,恰成鲜明对照。子贡不问孔子对卫出公的看法,却以谈对伯夷、叔齐的看法试探孔子的态度。孔子赞美伯夷、叔齐,自然也就不会欣赏卫出公了。

子贡才思敏捷,时人颇为称道,以至有许多人认为他比孔子的学识还要渊博。鲁国有个大夫叫叔孙武叔的曾在朝廷中对其他人说:“子贡比他老师孔子还要强些。”后来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子贡。子贡很不以为然。他说:“拿房屋的围墙作比喻罢,我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,谁都能非常容易地探望到房子里面的好东西。我老师的围墙却有几丈高,不找到大门进去,就看不到他那宗庙的雄伟,建筑的华丽。能找到大门的人或者很少罢。所以武叔他老人家说这话,不也可以理解吗?”这话明明有点揶揄武叔,可说得很得体,并不伤人。

武叔似乎认定自己的话没错。所以,后来又当着子贡的面诋毁孔子。这次子贡有点不客气了:“我说武叔,您就别说这种傻话了。仲尼是诽谤不了的。别

人的贤能,如同山丘,一般人都可以超越。而仲尼,那简直是太阳和月亮,让人可望不可及。有的人定要诽谤太阳和月亮,那对太阳和月亮有什么损害呢?只不过表明他不自量力罢了。”武叔自觉没趣,无言以对。

后来,陈子禽听说了子贡的这番话,他不服气地问子贡:“您对仲尼只不过是客气和谦让罢了,难道您真的觉得孔子比您强吗?”

子贡道:“高贵的人物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有知,也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无知,所以说话一定要谨慎。我们无法赶上仲尼,犹如青天不可以架着阶梯往上爬。他老人家如果得国而为诸侯,或者得到采邑而为卿大夫,那老百姓自会争相归附,趋之若鹜。而且人人自安,个个奋进,同心协力,天下大治。他老人家的贤德,我们怎么能够赶得上呢?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经验的丰富,子贡磨练得愈来愈机敏、善辩。他准备在历史大舞台上一试身手了。然而他不知道老师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持何种态度,便试探着问孔子:“老师,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假如有一块美玉,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,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?”孔子毫不犹豫地说:“卖掉吧!卖掉吧!我就是在等识货者哩!”子贡明白这是老师给他的“放行许可证”。还有一次,他一本正经地问孔子:“老师,我子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”“你是个大用的人材。”“什么人材呢?”“社稷之材吧!”这话使子贡得意异常。因为他在和师兄弟相处中,隐约感到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为不同的性格,现在得到老师的如此评价,不正说明自己的感觉没错吗?不过,这种不同究竟是什么,子贡当时也并不清楚。只是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,当他一点点施展才能、在诸侯间纵横游刃时,他才明白,自己的这种感觉不无根据,而且与老师的这次谈话对他后来的生涯有重大影响。从此,他踌躇满志地注视着风云变幻的列国形势,而历史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他创造了一个一展宏图的机会。

初说齐国 存鲁乱齐

春秋时期,中原大地上诸侯相立,你征我伐,刀来枪往。一番热闹之后,便产生一位以强力获得超乎诸侯之上地位的盟主。这盟主表面上仍听命于周天子,其实却处在一种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尊主地位,时称“霸主”。自齐桓公称霸之后,先后有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称霸中原。

子贡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。

话得从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一次高谈阔论说起。

与弟子讨论天下大事、道德礼仪，本是孔子经常用以完善自己同时传业授道的方法。这一天也不例外，一向循循善诱的孔子，正襟危坐，倾听着弟子们的议论。

“现在周室衰弱，天下诸侯争相为霸，正是吾等各展其才之时。”子贡一向是踌躇满志的样子。

“我看周室没有威信，全是因为没有得力军队。如果让我去周天子手下当将军，保管各路诸侯俯首听命于王室。”子路和往常一样粗声大气，一开口就是军队、打仗。

孔子听了这话，心里想道：“子路这人就是有些偏激。季康子曾问我，子路是否有仁德。我说这人谈不上什么仁德，不过给他一千辆战车让他带兵打仗，倒是很合适的。这人勇力有余，而智谋不足，对我来说，没有多少可取之处。不过自从有了子路，我听到恶意诽谤的话就少了。这得归功于子路啊！”

正想着，又听到子张发言：“周室衰落不是一日之事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先要考虑一下如何防止齐国的威胁。”

孔子心中一动：“这子张，怎么竟和我想到一起了。齐国田氏势力一天天壮大，我看他必定要僭越礼位，取姜齐而代之。这对鲁国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”

“子张老弟所言极是，我看齐国虽然眼下仍有田、鲍、国、高、晏诸氏相抗衡，但真正有势力的是田常。自其祖父用大斗贷出、小斗收进的办法笼络人心，已使齐国百姓大多念其功德。这种感恩戴德是一种看不见的潜在势力。我看齐国虽然眼下平稳，将来必肇祸端，而殃及鲁国也是势所难免的。”子贡说完，看着老师，听他的反应。

子贡的话，孔子颇为欣赏。“赐啊，你真不错！告诉你过去，你就能知道将来。比较起来，子路只能算是登堂了，还没有入室。”孔子正这样想着，忽见一弟子急匆匆跑进来，气喘嘘嘘地向孔子报告：“老师，不好了，我听从齐国回来的百姓纷纷传说，齐国的田常准备发动政变，取而代之，但考虑到鲍、国、晏、高诸氏势力还很大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便采纳了手下的建议，把鲍、国、晏、高诸氏都派来攻打鲁国，以便削弱他们的势力，然后借机消灭他们。”



游说一事也是我的长处，出使一趟齐国算得了什么大事。”想到这里，看看自己轻车简从，飞驰在郊外的大道上，想起老师出游列国时，曾多次被围，有时甚至几天没有饭吃，几至生命危险，如今他却如此风光，老师在众弟子中唯选他独当一面，不免又得意起来。

轻车熟路，不几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。子贡直奔相府见田常，少不了相互寒暄几句，田常还和子贡开玩笑，问他最近是否做买卖又发了大财。然后便问子贡：“有何见教？”

子贡单刀直入：“我说田常，你去讨伐鲁国，可是件大错特错的事情啊！”田常不以为然：“你是卫国人，我伐鲁国跟你有何关系呢？是替你老师当说客来了吧？”

子贡根本不理田常的打岔：“鲁国可不好攻打呀！它的城墙又薄又矮，那地方的土地既贫瘠又狭小。国君昏愚不仁，大臣狡诈无用，老百姓又非常讨厌战争。这些都是齐国无法对付的。我看你不如去讨伐吴国。那吴国，城墙又高又厚，土地广大肥沃，铠甲崭新结实，士兵斗志昂扬，精兵重器尽在其中，加上有非常精明忠诚的大臣率领把守，那才是容易攻打的呢。”

颠三倒四一席话，气歪了田常的鼻子。只见田常拍案而起：“子贡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把我田常当傻瓜玩吗？你说难对付的，正是别人看来非常容易的；你说容易对付的，在别人却很难很难。你用这话来糊弄我，安的是什么心？”

田常一激动，子贡心里便高兴了。其实，子贡正是抓住了田常的心理活动，才采取了这种故弄玄虚的说法，“你田常攻打鲁国不过是为了削弱高、国、鲍、晏诸氏的势力罢了。现在我让你明白攻打鲁国达不到这个目的，看你变不变主意？”但是子贡也明白田常表面上并不承认他攻打鲁国的真实目的，所以，子贡也只有慢慢点破。于是子贡接着田常的话茬说下去：

“你急什么，让我慢慢说嘛！我听说，忧在国内的人，应攻打强大的敌人，忧在国外的人，应攻打弱小的敌人。现在你田常的忧虑国内，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田常气消了一些，听了子贡这话，不由自主地点点头。

“我在鲁国的时候，曾经听人说过，国君曾三次封你都没有成功，原因是大臣有反对意见。现在你还在这里为齐国拼死卖命，假如攻下鲁国，开拓了齐国的疆域，使齐国的国君自以为了不起，而亲帅三军进攻鲁国的高、国、鲍、晏诸氏又可邀功于国君，那时有你田常什么呢？你的下场不过是一天天和国君疏远而

